

聖徒之聲

第24卷 第九期
1982年 九月份





1



25



32



28

總會會長團

甘賓塞 譚以東 羅慕義 墨林

興格萊戈登

十二使徒議會

彭蓀泰福 彼得生馬可 黎嘉蘭

洪德豪惠 孟祿多馬 潘培道

艾希頓馬文 麥康基布司 貝利多馬

海大衛 傅士德雅各 麥士維尼爾

顧問委員會

培勒羅素 鄧樂倫 賓納嘉立斯

譚迪查爾斯 李喬治百啟 布實安慈歐

國際雜誌編輯委員會

編 輯：培勒羅素

總編輯：希勒賴理

助理編輯：米基大衛

兒童版：辛達沙賓妮

設計：紀齡羅傑

製作：派斯羅文

聖徒之聲編輯委員會

發行人：黃東生

繙譯部主任：劉春華

編輯兼設計：孫玉筠

發行者：

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

香港發行中心出版

香港九龍彌敦道六九一號

永如大廈三樓

承印者：啓德印刷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八號五樓

訂閱價目：**台灣地區：**

零售每本新台幣一二元

全年十二期新台幣一二〇元

亞洲地區：

平郵一年新台幣二一〇元

目錄

一九八二年九月份

INTERNATIONAL MAGAZINES SEPTEMBER 1982

故事與特輯

神必饒恕 甘賓塞會長	1
當妻子有教會召喚 席費加勒	9
與朋友分享福音：小組形式 哈連羅拔	12
羅娜的啓導人 希莎拉	18
反批評為相信 戴令約瑟	21
喜出望外 龍格萊蒂詩	22
如獲甘露 彼得生珍納	25
關鍵在於愛 羅賓遜珍	26
真理反映 范士維泰達	28
兒童欄	
斯密斐亭約瑟 包能候活	30
與朋友談 麥烈狄瓊琳	32
寶藏 歐聲唐	35
本地專欄	37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海外地區：

空郵一年新台幣五九五元

平郵一年新台幣二四五元

港澳地區：

零售每本港幣一元五角

全年十二期港幣十五元

亞洲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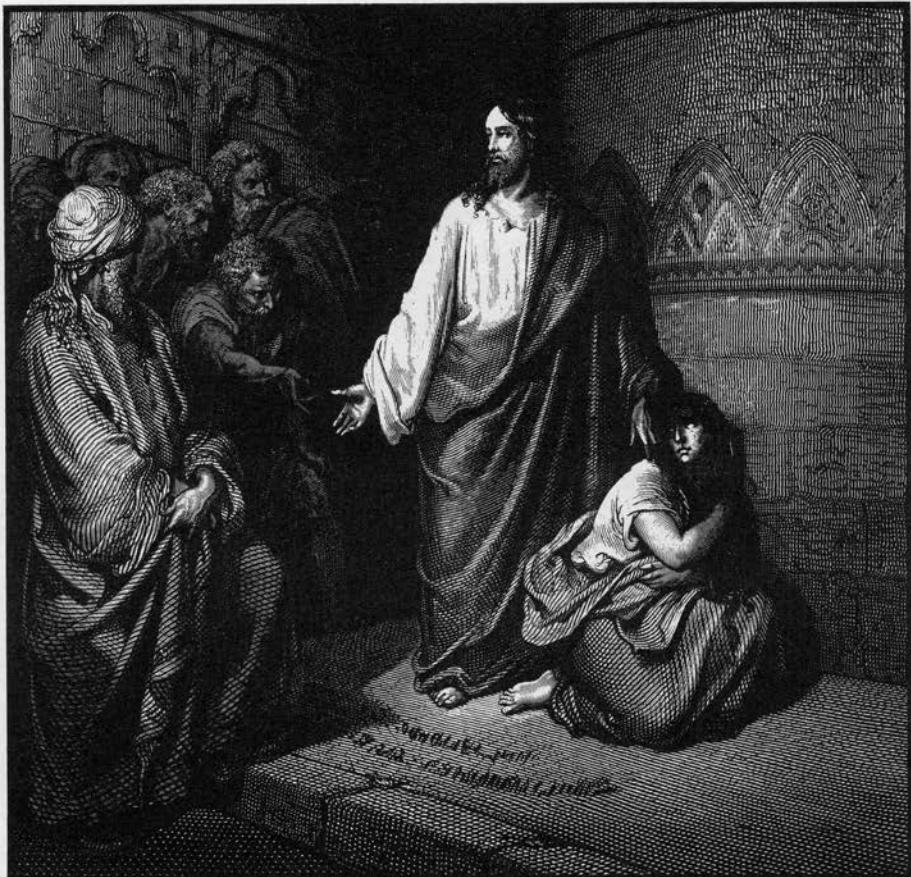
空郵一年港幣四十五元，美金九元

平郵一年港幣三十元，美金六元

海外地區：

空郵一年港幣八十五元，美金十七元

平郵一年港幣三十五元，美金七元



神必饒恕

甘賓塞會長

「看 啊，已經悔改他的罪的人，他就被赦免，並且我，主，不再記住那罪。假如一個人悔改他的罪，你們可以由此知道——看啊，他承認罪並棄絕罪。」（ 教約58：42—43 ）

人若非完全悔改，若非有主耶穌基督慈悲的贖罪犧牲，罪就無法得以滌除。唯有藉此方法，人才能復元、得治、洗淨滌除、仍有資格得到永恒的榮耀。希拉曼引述班傑明王的話來

「要記住沒有任何別的道路或方法
世人能藉以得救，祇有藉着那位
將要來臨的耶穌基督的贖罪之血
。」（希拉曼書5：9）

使兒子想起救主在這事工中的偉大任務：

「要記住沒有任何別的道路或方法
世人能藉以得救，祇有藉着那位將
要來臨的耶穌基督的贖罪之血；是的
，記住他要來救贖這世界。」（希拉
曼書5：9）

希拉曼又以艾繆萊克對齊愛治樂所講的話來強調人要悔罪，才蒙寬恕：

「他對他說主一定要來救贖他的人民，但是他到來決不是在他們的罪惡中救贖他們，却要救贖他們脫離他們的罪惡。」

「他具有父給他的力量來救贖他們的罪惡，由於悔改的緣故。」（希拉
曼書5：10—11）

這類經文把希望灌入有信心的罪人心中。希望對悔改來說實在是個很大的激勵。沒有希望，無人會願意不

辭艱辛去付出努力，尤其所犯的罪是重罪。

我數年前的一個經驗正強調了這點。有位年青婦人基於丈夫的壓力前來見我，我當時正在一個離家很遠的城中。她向我供認她犯了通姦。她有點強硬和不服，說：「我知道自己所幹的。我讀過經文，我知道後果。我知道我被咒詛，決不會被饒恕，既是這樣，因何我現在要設法悔改？」

我如此回答她：「心愛的姊妹，你並不瞭解經文。你不知道神的力量，也不知道祂的美意。這極惡的罪你蒙饒恕，但必定要作極真誠的悔改。」

然後我引述主的呼籲：

「婦人焉能忘記他喫奶的嬰孩，
不憐恤他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記的
，我卻不忘記你。」（以賽亞書49：
15）

我提醒她主在這福音期所說的話，大意是凡悔改並服從神的誠命，就蒙饒恕（教約1：32）。我這位訪者露出困惑，却又似渴望的神情，想要相信似的。我繼續說：「除了犯不可饒恕的罪以外，所有犯罪的人終必蒙恕，祇要悔改得夠痛切，夠長久，夠真誠。」

她雖然開始屈服，却又再抗辯。然而，她內心極想相信這是真的。她說她一生中祇知道通姦是不可饒恕的。我再次翻開經文，讀出耶穌那番常為人所引述的話：

「人一切的罪，和褻瀆的，都可得赦免：惟獨褻瀆聖靈，總不得赦免。」

「凡說話干犯人子的，還可得赦免：惟獨說話干犯聖靈的，今世來世總不得赦免。」（馬太福音12：31—32）

她已忘記那經文。她的眼睛亮起來。那經文令她欣喜，她問道：「那確是真的嗎？我真能被饒恕？」

我瞭解首先需要有希望，於是再讀許多經文給她聽，加強已在她內心燃起的希望。

感受到和知道神會饒恕罪人，這份喜樂該是多大呢！耶穌在登山寶訓中說：「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馬太福音6：14）當然，這是有確定條件的。

主在近代啓示中向祂的先知說：「看啊，已經悔改他的罪的人，他就被赦免，並且我，主，不再記住那罪。」（教約58：42）主也經由先知耶利米說出同樣的話：「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耶利米書31：34）主是何等寬宏！

在我所追述的那件事中，這位本質善良的婦人挺起胸膛，正視着我，她的聲音產生了一種新的意志和力量：「謝謝你，謝謝你！我相信你。我要真心悔改，在羔羊的血中洗淨我污穢的衣裳，蒙得寬恕。」

不久前，她重到我的辦公室，彷彿一個新人——眼睛明亮，腳步輕快，滿懷希望。她向我宣告，自從在那

值得記念的日子，看到一顆希望之星，並緊追不捨以來，她從未再犯通姦罪，也未重踏任何導致犯該罪的途徑。

主雖然憎惡罪，却肯定愛力圖悔改的人。（教約1：31）

已違誠的人，可以從許多經文中得到安慰和激勵，邁向完全而持久的悔改。例如，主給全人類的啓示中，祂針對上面的問題說：

「然而，悔改且遵行主的誠命的人，必蒙赦免；

「至於那不悔改的人，甚至他已經接受到的光，也要從他那裏被取走；因為我的靈不永遠與人僵持，萬軍之主這樣說。」（教約1：32—33）

當記住這些出自教會標準經文的誠命是給「萬民的，沒有一個人能逃避。」（教約1：2）這意思是悔罪的呼籲是對全人類說的，並非祇針對本教會的教友，並非祇針對被視為犯重罪的人。這呼籲應許願意付諸行動的人得蒙赦罪。如果沒有寬恕，却又呼喚人去悔改，這是何等滑稽呢！如果基督的生命不帶來救恩和超昇的機會，基督豈不枉費此生？

有時，罪惡的意識會把人重重壓倒，以致當悔改的人回顧過往，看到自己罪過的醜惡和可憎時，會幾乎無地自容，不覺懷疑：「主到底會饒恕我嗎？我究竟能原諒我自己嗎？」然而，當一個人陷入沮喪的深淵，感到自己的處境已無望，却又懷着信心在無助中呼求神憐憫，一個寂靜細微，

透人心澈的聲音就會向他的內心低語：「你的罪赦了。」

閱讀而又理解經文的人，他的腦海會清楚呈現出一位慈愛寬仁的神。祂既是我們的父親，自然切望提升我們，非推低我們，助我們得生，非置我們於靈性的死地。祂說：「我不喜悅那死人之死，……所以你們當回頭而存活。」（以西結書18：32）

一八三六年，當先知斯密約瑟在奉獻嘉德蘭聖殿儀式中熱烈祈禱時，他表示他確保罪能抹掉：「哦耶和華啊，憐憫這人民，並且既然所有的人都犯罪，寬恕稱人民的罪，並且使罪永遠塗抹去。」（教約109：34）

主亦講出在寬恕的過程中，祂對抹掉罪惡的看法：「惟有我為自己的緣故塗抹你的過犯，我也不記念你的罪惡。」（以賽亞書43：25）

救主說：「以賽亞的話是偉大的。」（尼腓三書23：1）在以下著名的章節中，那位先知向所有願意悔改的人作出寬恕的應許，這番話堪稱無以倫比：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相近的時候求告他：

「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不義的人當除掉自己的意念：歸向耶和華，耶和華必憐恤他；當歸向我們的神，因為神必廣行赦免。」（以賽亞書55：6—7）

主經由偉大的以賽亞作了何等榮耀的寬恕應許！憐恤和赦免！人還可

再多要求甚麼，希望甚麼！

「耶和華說，你們來，我們彼此辯論：你們的罪雖像硃紅，必變成雪白；雖紅如丹顏，必白如羊毛。」（以賽亞書1：18）

在性及通姦罪方面，很多人同樣苦惱不堪。先知斯密約瑟給我們許多經文，述及會有寬恕；其他神聖經文也作証祇要徹徹底底的悔改，悔改會帶來寬恕。以下是斯密約瑟及別的先知所寫的話。為從簡之故，我僅摘錄關鍵的片語：

「曾犯姦淫而全心悔改，離棄姦淫而不再犯的人，你要寬恕他；」（教約42：25）

「看啊，已經悔改他的罪的人，他就被赦免，並且我，主，不再記住那罪。」（教約58：42）

「……我是能使你們神聖的，並且你們的罪得以赦免。」（教約60：7）

「……那些在我面前認罪，祈求寬恕，並且沒有犯下當死的罪的人們，我，主，必寬恕他們的罪。」（教約64：7）

「……當……他們悔改那邪惡的事，他們就能寬恕。」（教約64：17）

「……他們將潔淨，甚至像我一樣純潔。」（教約35：21）

「……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耶利米書31：34）

「我塗抹了你的過犯，像厚雲消

散……」（以賽亞書44：22）

「……如果他……真心誠意地悔改，你就要饒恕他，我也必饒恕他。」（摩賽亞書26：29）

「……我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和他們的過犯。」（希伯來書10：17）

耶穌基督教會復興不到一年，救贖主就言及不貞和情慾的可鄙之罪，以及恕罪的條件：

「注視女人而對她動慾念的，必否定他們所信仰的，並且不能擁有靈；若不悔改必被驅逐。

「你不可姦淫，姦淫而不悔改的必被驅逐。

「曾犯姦淫而全心悔改，離棄姦淫而不再犯的人，你要寬恕他；」（教約42：23—25）

我曾提及救主的一句話：一切的罪除褻瀆聖靈之外，都可得赦免。（參閱馬太福音12：31）斯密約瑟藉靈感校正這段經文，加插「接納我並悔改的」這些富有意義的字眼。這些字眼在下列經文中用楷書刊出：

「接納我並悔改的人，一切的罪和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惟獨褻瀆聖靈，總不得赦免。」（馬太福音12：26，靈感本）

斯密斐亭約瑟作了這評論：「不悔改，繼續與罪為伍的人，決不能進入高級國度的榮耀中。」（「進步紀元」，1955年7月版，第542頁）。這段話與我們在經文所讀有關這方面的一切記述一致，或可以阿爾瑪的話

如果基督的生命不帶來救恩和超昇的機會，基督豈不枉費此生？

概括之：「沒有一個人可以得救，除非他的衣服已洗淨了，是的，他的衣服，一定要……洗滌，直到所有的污點都洗淨了。」（阿爾瑪書5：21）

我提供上述意見，希望大家明白我無意減輕性罪或其他罪的嚴重性，祇想給犯者帶來希望，使犯罪的男女能盡一切能力克服過失，「在羔羊的血中」洗淨自己，潔淨後，能歸返創造主那裏。犯過的人決不可因有寬恕的機會而鬆懈過來。容我重申，放縱自己墮入性罪是一件嚴重的事，而姦淫祇不過是較嚴重的性罪罷了。

保羅以相似的觀點訓示哥林多人：

「不要自欺，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變童的、親男色的。」

「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哥林多前書 6：9—10）

這段說話是真的！天國當然不能容納像保羅傳道時在分會裏所見的那種人。永恒國度要有榮耀、榮譽、權力和喜樂，就不能存有淫亂者、姦淫者、拜偶像者、性慾乖戾者、偷竊者、貪婪者、酒徒、撒謊者、反叛者、墮落者、勒索者及諸如此類的人。但保羅接着的意見却寬懷清晰：

「你們中間也有人以前是這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着我們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哥林多前書 6：11）

這是個大秘密。承受國度的人，其中有些可能犯過類似此嚴重的罪，但他們已不再算入那種邪惡範疇之內，因為他們已洗淨、聖地、稱義，**不再是不潔的**。聽保羅講道的人以前是可鄙的，既接受了福音，憑福音淨化和更生的大能，他們改變了。他們實行清除罪過的步驟，滌淨身心，逐漸有資格承受第一次的復活，在神國超昇。

一個不潔的人重生時，他會改變習慣，有純潔的思想，態度更生而高尚，所作所為有紊不亂，昔日一切污穢、頹廢和墮落都滌淨無遺。

這比喻也應用在人生各方面。髒衣服送到洗衣店洗淨、打漿和熨平後，就不復是不潔了。患天花的人治愈後，就不復是有病菌的了。當一個人洗心革面後，他不再是罪人了。許多先知已多次在多處提及這種滌淨清除

閱讀而又理解經文的人，他的腦海會清楚呈現出一位慈愛寬仁的神。

的過程。

潔淨的效果美妙感人。受困的心靈尋到平安，弄污的衣袍洗淨得一塵不染。以前有污點的人，經悔改的滌淨漂白而變得純潔，配稱經常做聖殿服務，他日將在神的寶座前與神談交往。

然而，每種寬恕都附帶一個條件。藥膏必須和傷口一樣大。禁食、祈禱和謙卑的程度定須相等於犯罪的程度，甚至更大。定要有破碎的心，痛悔的靈。定要「披麻蒙灰」，定要流淚，內心真正改變。定要知罪、棄惡、向適當的教會領袖認錯。必得作出補償，堅決不屈地改變步伐、方向和目標。必須控制處境，糾正或改變素常結伴同行的人。必須洗淨衣袍，使之潔白。必須懷着一種新的獻身精神躬行神一切律法。簡言之，必須克服

己我，克服罪惡，克服俗世。

痛改前非後，人就能得到主的垂憐。先知阿爾瑪講述主憐憫人，藉潔淨的力量使人能從悔改中除罪，因喜樂而得享「安息」與超昇：

「所以他們依照這神聖序位被召喚了，並被聖化了，他們的衣服也藉着羔羊的血而洗淨了。」

「在聖靈使他們成為聖潔，他們的衣服被潔淨，並在神前純潔無瑕後，他們不會注視罪惡了，除非用痛恨來注視；有許多人，非常多的人，他們已被潔淨而進入了主他們的神的安息之所了。」（阿爾瑪書13：11—12）

人人都應追求聖化。上述這段經文指出聖化的應有態度。以這種態度悔改，就配得到寬恕。曾犯罪的人必須做到「不再重犯的地步」，不僅自制，還疾惡如仇，對罪憎厭痛恨，從今以後再沒有犯罪的意念。

這一定，至少部份是，清心的意吧！讀到登山寶訓之「清心的人必得見神」，我們會更體會到主在一八三二年經先知斯密約瑟所說的話，就是目前不潔的人能自我改進，變為純潔：

「所以，要聖化你們自己，好使你們的意念變成專注於神，你們看見祂的日子必然來到；因為祂對你們除去祂的面紗，這事要在祂自己的時刻，依照祂自己的方式，並且按照祂自己的旨意。」（教約88：68）

這位先知於一八三三年一再確保

已完全悔改的人必得見主；意思就是必得寬恕，因為祇有心地純潔的人才能見神。

「實在地，主這樣說，每一個拋棄他的罪惡而歸向我，呼求我的名，服從我的聲音，並且遵守我誠命的人，必將見到我的面並且知道我是存在的；」（教約93：1）

這就是以諾斯的處境。他經過長時間熱烈祈禱，真心悔罪，經而確保罪已蒙寬恕。他寫道：

「一個聲音臨到了我，說，以諾斯，你的罪被赦免了，你必蒙祝福。我，以諾斯，知道神是不會說謊的；因此，我的罪惡感被掃清了。」（以諾斯書1：5—6）

有了這樣寬宏的應許，為何還有人會遲疑摒棄生活中的邪惡，不願歸向主呢？

讓我補充一件事。在我們對天父的慈愛寬宏態度表示驚訝感激之時，決不要誤以為可以輕率對待寬恕，或矢言悔改之後，可以不顧慮被罰，重新犯罪。

主對他說：「我願意饒恕你和你弟兄們的罪；但你們不可再犯罪，因為我的靈是不會一直對人作努力的；所以，如果你們犯罪直到你們惡貫滿盈時，你們必從主的面前被剪除。」（以太書2：15）

有些犯罪者由於得到神的寬恕，便有另一個錯誤想法，以為犯了罪，經歷悔改階段，就會變得更堅強。這

洗脫不潔確令人舒暢，但從未犯罪該好多少倍呢？

個想法根本是錯的。一個抗拒誘惑，在生活上不沾罪惡的人，遠勝曾墮落的人，不論後者如何悔改。無可厚非，改過自新的犯罪者對犯同樣罪的人可能有更深的瞭解，因而或許在某程度上有助後者改過。但是，一個人決不會因為曾犯罪悔過而變得強於正義不屈的人。神必寬恕人，這是可以確定的，洗脫不潔確令人舒暢，但從未犯罪該好多少倍呢！

根據上述所說的，我希望大家清楚明白凡未犯不可饒恕的罪，都有機會獲得饒恕。被開除教籍有若要動手術，雖不幸，有時却是必要的。祇要悔改夠深，神也必開恩饒恕被開除教籍的人。

「但他若不悔改，便不算在我的人民中，免得破壞我的人民，因為看啊，我是認識我的羊的，他們是編了

號數的。

「雖然如此，你們仍不可從你們的會堂或崇拜的地方把他趕出去，却要繼續幫助這種人；因為你們不知道，他們還是會回頭悔改，一心一意來就我，而我也會醫好他們的；你們要做那帶給他們救恩的工具。」（尼腓三書18：31—32）

恕罪是神賜予人類至榮耀的原則。悔改是一項神聖原則，饒恕亦如是。若非有這項原則，呼籲悔改就失去意義了。就這原則，神促請全世人一一來，悔改你的罪，蒙饒恕！ □

給家庭教導教師的建議：

1. 講出你對饒恕的祝福有何感受。請家人分享他們的感受。
2. 本文有那些經文或引述可供家人大聲朗讀及討論？
3. 討論悔改過程：為罪而憂傷，棄罪，認罪，補償，依主的旨意而行。為何不拖延悔改，盡早履行這過程是重要的呢？
4. 甘會長說「承受國度的人，其中有些可能犯過嚴重的罪，但他們已不再是不潔了，因為他們已洗淨、聖化、稱義。……當一個人已洗潔滌淨，就不再是罪人了。」討論這番話所包含的希望和鼓舞。
5. 探訪前，先與一家之主商議，是否會令此次討論收到更佳的效果？定額組領袖或主教是否有任何關於教導家人的信息給一家之主？

當妻子有教會召喚

席費加勒

最近我跟一位異常堅強的聖職弟兄作聖殿推薦面談。我問他是

否支持主教、支聯會會長及總會會長。當然，對於每一條問題，他都一一



謙遜誠懇，極其確定的回答。接着，我問他是否支持妻子的召喚。他停下來，思索一會兒，然後答是。

他補充說：「會長，對我來說，這是件非常難做到的事，以前，夫婦間擔任教會行政要職的是我，如今却倒轉了。內子目前是輔助組織的會長，電話全是找她的。她要出席領導人會議，她的職位超卓。往往她去做教會事工之時，我就留在家中看顧孩子。我已盡量支持她，不過，這是個新經驗。」

我與他傾談夫婦間彼此合作，以及在生活各方面互相扶持的永恒重要性。然後，就此結束這次面談。

不管是男是女，教會的服務和活動會帶來很大的個人成就。教會指派使我們轉換一下日常事務，加添精力幹勁，促進靈性，發揮影響力，並且有機會為家庭以外的人施予無私的服務。

一位體貼的丈夫會明白他定要犧牲時間和精力去成全妻子參加教會服務和活動。最近我獲悉一位好友不准妻子參加婦女會家政晚課。他雖是活躍的教友，却不願看顧年幼兒女。這件事令我很驚奇。他否定妻子學習的機會，否定與兒女有可貴的天倫之樂，他這種做法並非明智。

一對年青夫婦與我談及他們的興奮經驗，正好與上述的相反。這對夫婦遷到一個新的支會，丈夫過去在我支會的青少年組織中有卓越的服務表現，如今改擔任成人執行職務。他與

青少年融洽密切，互相尊重；一旦解職，我總覺得有點惋惜。可是他的妻子說：「會長，不用擔心，我丈夫仍與青少年保持聯繫，因為我教的是女青年月桂班。」

這對年青夫婦有正確的想法，明白到彼此既合而為一，必然恰當地分擔對方的職務。他倆明白到要彼此扶持才能成功。

在最近一次地區相關議會，有位支聯會會長團成員講述他的人生經驗，並作見証。當他談到妻子時，他說此刻她正在一個輔助組織的領導人會議執行要務，他祈求神祝福妻子順利。他記掛妻子的事工，在祈禱中扶持她，這種榜樣令我欣賞。

甘賓塞會長忠勸教會弟兄不僅單在俗世方面支持妻子而已。彼得敦促我們要敬重妻子（彼得前書 3：7）。保羅說，一個男人若不看顧親屬，「比不信的人還不好」（提摩太前書 5：8）。我認為看顧親屬包括給他們愛的保障及經濟保障。主在這福音期說到「婦女們有向丈夫要求扶養的權利」（教約 83：2），我認為扶養包括我們有義務維繫愛情，不斷關懷體貼，供給食糧……。

「我們之中有些人沒有按本份體貼關懷自己的妻子。我們的餐桌可能擺滿食物，但我們的姊妹也許正抵受被冷落之饑，她們所付出的沒有受到賞識。」

甘會長跟着直接談到教會指派：「弟兄們，讓我們支持家內的妻子擔任教會事工，就像她們那般賢淑的支

持我們一樣。我們不要因為她們雖受忽視之時仍盡妻子本份，於是就不加關注。」

甘會長有次解釋夫婦應有的伴侶之道：「論到婚姻的伴侶關係，意思就是完完全全的合作關係。我們不希望末世聖徒婦女在永恒的指派中做個沉寂或**有限**的伴侶！請做個**有作為**和**十足**的伴侶。」

我體會到，一個十足的伴侶一方面能在教會徹底服務，另一方面又能得到配偶的支持和鼓勵。

保羅如此解釋道：「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無男，男也不是無女。」（哥林多前書11：11—12）

丈夫與妻子既合而爲一，就必須齊心同力邁向超昇，在一切正義的努力中互相扶持。

我們做丈夫的，也許可以揀個寧靜的時間向妻子表達愛意，告訴她，我們多需要她永遠相伴，問她在教會召喚以及人生每方面，我們如何能更好好地扶持她。這種收穫可持續至永遠遠。 □

側寫

樂得有個好丈夫

尼爾伊莉莎白

新婚兩個月後，我被召喚爲支會婦女會會長。後來，轉擔任支會女青年會長，繼而是支聯會女青年會長。婚後七年，我仍負責教會的執行職務。

在教會，情況往往與此相反，丈夫的名字衆所周知，所擔任的職位要付出很多時間。我丈夫毫無怨言的駕駛那部舊汽車，那部較可靠的新車就留給我用，必要時，他留在家中，而我以支聯會代表身份探訪支會，主持

領導人會議。大會上，我在台上演講，他坐在台下聽。他甘願爲教會活動掏錢買額外供應品。他樂於聽我傾訴任何問題、意見或憂慮。

我丈夫做了些甚麼來表示他愛我？他支持我的召喚。我知道要是沒有他，沒有他的愛，我是無法做好的。但願我會在他目前和將來的召喚中同樣支持他。 □

與朋友 分享福音：

——九六一年十一月的一個支聯會領導人會議上，教會呼籲我們在座的人推行「每位教友都是傳教士」的計劃。這計劃是不久前由總會會長麥基奧大衛所頒佈的。在會上，我



接受當時十二使徒定額組人員甘賓塞長老的鼓勵，承諾在自己的地區樹立教友好榜樣，邀請教會以外的朋友到家中聽傳教士課程。

約兩個月後，十二使徒定額組的

司道達長老受甘賓塞長老的委託，在另一次支聯會領導人會議上詢問有多少人的確實行甘長老的呼籲。在座五十人當中，祇有三人曾向教會以外的朋友介紹教會；能成功安排課程的，僅得一人。我就是屬於那些從未真正努力過的，我慚愧萬分；毫無疑問，

小組形式

哈連羅拔



主確實要出席聚會的人做教友傳教士。畢竟，祂從祂十二位使徒中派出兩位去教導我們，要我們承諾實行。

晚上，我把這些事告訴內子，然後一起看看有那些教會以外的人是我們既認識，且可向他們介紹福音的，我們列出這些人的名單，出乎意料，竟有四十人。

我們發覺基於害怕，我們一直沒有請非教友聽傳教士課程，惟恐會破壞友情，也怕一旦傳開去，會失去我們在非教友圈子的體面。我們恐怕後果會傷害到教會及我們本身。很快，這種種顧慮令我們喜出望外。

論到用甚麼方法開口問朋友，我和內子認為若有其他非摩門夫婦在場，朋友會更有可能答應聽課程。集體形式會更輕鬆，注意力不會單集中一兩人身上。更且，我們對伍惠福向大羣會衆傳道的成功經驗有很深的印象。顯然，在那些經驗中，聖靈的力量極其強大，有時令聽者獲得很強的見証，被激發即時要求受洗。

到此為止，我們聯絡本區我們所熟悉的區域領袖，衛長老，把我們的計劃告訴他。他熱烈贊成，還提出邀請地域領袖杜長老一起教課程。

一兩日後，這兩位長老到我們家進一步商量這件事。大家決定每次聚會先有水點招待，打破拘束，待彼此傾談十五至二十分鐘後，始討論課程。這樣，就不致打擾靈性氣氛，慕道者就能照長老所祈望的懷着那份靈性歸家。

負責教導的長老會間竭地請我們

發表意見，提示我們若有靈感的話，就為剛才的論題作見証。我們也會解答問題。長老決定把洗禮和智慧語的挑戰押後，直至我們可以個別教導每一位慕道者。這種做法避免令集體聚會出現絲毫的壓力，不妨礙到歸信步驟：洗禮及長期活動率比普遍的高。

每次課程之前，長老應該提早來到，與我們一起跪低祈求聖靈幫助。

雖是聖靈令人歸信，但也要在學術上使人信服教會是真實的。

還有，我要請一位教友做開會祈禱，另一位做課程結束祈禱。

終於，一切安排就緒。為了能邀請到名單上的四十人，我們打算先分兩組，每組四至五位慕道者。兩組分別安排在星期五晚及星期六晚舉行。

探訪教會以外的朋友時，我們盡量不會說同一套說話。不過，我們所說所做的也有一些準則：

請求允准。夫婦任何一方是非教

友的話，探訪前，我們通常在教會先問准教友的一方。我們祇是解釋這個計劃，然後問這教友是否介意我們到他們家探訪，與他們夫婦見面。偶爾，我們會遭婉拒。遇到此情況，我們就建議這位教友該讓自己的配偶運用自由選擇權，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通常，這些教友都會贊成。

到家探訪。我們認為探訪非教友或單一位教友的夫婦，最好是預計這對夫婦何時必然在家，然後出奇不意的去探他們。往往，我們開始時先會閒談幾分鐘。

展開邀請。當我們覺得時機適合時，就大致這樣說：「我們邀請幾對夫婦參加一連串的討論，以末世聖徒教會為題，內容包含教會的基本教義。大多數人覺得這些討論能增加知識，亦富趣味性。你可藉此機會發問及討論有關教會的計劃。」不等對方回答，我們又補充：「我們很想邀請你夫婦倆一起參加。你也許對教會不感興趣，但藉這好機會，你可認識你太太（丈夫或摩門朋友）的信仰，使你賞識到她（他，他們）的感受。」

為了消除壓力和承諾的害怕心理，我們其中一位說：「如果你決定參加，到了某程度，我們自必會邀請你做教友，但我們認為除非你本身真正想加入教會，否則你毋須加入。」

回答異議。有時，認識配偶或朋友的宗教不足以激發參加討論會之心。未來的慕道者往往會說出他們遲疑不參加課程的原因。遇到這種情況，我們會設法抱諒解和客觀的心來解答

他們的異議。結果，他們常會改變主意，答應參加。

對沒有多大宗教觀念的朋友，我們有時會說：「成為教友後，我們找到偉大的人生目的，找到個人及家庭成就。從討論會中，你會直接獲悉究竟是甚麼東西對我們如此有價值。」

有些教會以外的朋友雖有宗教觀念，對教會教義有多少知識，但偏偏不同意我們的見解。對於他們的異議，我們通常這樣回答：「主對先知以賽亞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以賽亞書55：8）這些討論會使你有機會親自找出教會是否以神的意念和道路做根基。」

對於有幼孩或計劃生養子女的非教友夫婦，我們往往說：「摩門教會為每個年齡組別設立精彩的計劃，尤其是兒童、青少年及青年。父母若在教會服務，遵行誠命，子女通常不會招惹麻煩，長大成人後有美好幸福的生活。」

如果我們肯定這對夫婦不獨恩愛，還疼愛子女，那末我們有時會說：「摩門教會吸引人之處在於有永恒婚姻，祇要配稱，丈夫妻子以及兒女能在來世持續家庭關係。你可能有興趣去尋求這些知識。」

到了作最後安排之時，我們會通知這對夫婦聚會時間及課程。我或內子會問：「你會接受我們邀請嗎？」

我們最初採用這方法時，十分驚奇，約有三分之二朋友竟接納邀請。當我們按原來名單僅邀了十六對夫婦

後，就分兩組，每組有六位慕道者。除了三四對教友夫婦，傳教士以及我們本身外，每組約有十三四人。

對於一些初次婉拒的，我們過後會再次邀請，通常說我們現再開另一個教會討論會，不知他們這次是否有興趣參加。憑靈感，我們作出第二次邀請，欣喜有人接納。

聚會的靈性很高，如我們所祈望的一樣。大部份非教友顯然受到聖靈的感動。

討論通常分上半部和下半部，分別由一位長老帶領，歡迎發問。有時，我們請慕道者等至下週才給問題解答，他們總會同意，而我們亦遵守諾言。大多數答覆都是即時答的，既恰當又富靈感，往往令慕道者滿意。

我們答問題會很小心和耐性，通常引用聖經，但有時也用末世經文。雖是聖靈令人歸信，但也要在學術上使人信服教會是真實的。因此，他們要聽課程，閱讀摩門經及其他教會書籍，獲得問題解答。祇要是真心誠意，他們更能辨別是情感反應還是聖靈的影響力。我們從不厭倦解答問題，總設法憑聖靈的指引答得清清楚楚，恰到好處。我們回答每一條問題，但並非每條都即時答。有些問題涉及慕道者仍未適合討論的概念，有些則會引致離題。遇到這情形，我們會解釋為何要延遲答覆，設法讓慕道者知道約在何時有解答。

隨着課程進展，慕道者誠心研究和祈禱求問教會的真實性，我們看到他們對福音的見証日益增強。往往等

到慕道者表示再沒有問題，且得到聖靈見証，我們就邀他們加入教會。例如，有位朋友與太太聽完所有課程後，要我們到他家五次，每次解答他的問題約一小時。他思索我們的解答，最後他再沒有問題，夫婦二人此時亦得到見証，渴望成為教友，於是爽快接受洗禮的邀請。

所有課程完結後，我們向每個參加的人致謝，告訴他們，我們會拜訪他們。過了兩三天，我們與長老探訪每對夫婦，解答剩餘的問題，跟着直截了當的邀他們加入教會。出乎意料，第一組約有三份二慕道者接納洗禮邀請。

第二個星期，幾位教會朋友和熟人聽聞我們的成功，問我們是否打算開另一組。我們說會，並邀他們帶同非教友出席。有幾位答應了。

這次，我們邀請名單上其餘所有非教友及其中一方是非教友的夫婦。接納的又有三分之二。我們也探訪上次有參加討論會却不肯洗禮的夫婦，通知他們現有另一班，歡迎他們再次出席，怎也料不到他們全部答應參加。這次的組別各有廿五人左右，聖靈也更強烈。

衛長老及杜長老更懂得帶領課程，我們把問題普遍答得更清楚，也更敏於在祈禱中聽從聖靈的指引。幾位參加的教友後來講出自從參加這次課程，感受到聚會的靈性後，才真正知道何謂見証。結果同樣令人驚訝，約有三分之二的參加者獲得見証而洗禮，他們的孩子則由長老另外教導。

此時，我們本準備繼續不斷教傳道課程，但是，凡可以邀請的，我們上兩次全都邀請了。過了一段時間，我們再結識了三十多位非教友，於是再展開同樣成功的討論會，後來我們遷居到亞利桑那州的土孫，邀請新結交的三十位非教友到家聽討論課程，收穫跟過往一樣大，又約有三份二接受邀請，其中四分三接受洗禮。這次

入教會，可是過了五年，甚至十九年，終於受洗。他們祇不過需要這段時間才會歸信罷了。當然，課程完畢便中止交誼非但不會幫助他們最後的決定，反會障礙他們。有些接受邀請再度參加，甚至有位參加過五次。聽後未加入教會的，也成了教會的好友。也有些人仍偶爾參加，人人都有捐獻建築基金，或參加教會計劃。我們覺得大部份都有見証，但仍未準備加入教會而已。

參加討論會而加入教會的，約有百分之九十仍活躍於教會。討論會的獨特之處肯定有其影響力：慕道者看到彼此的問題得到解答，看到彼此受聖靈感動，祈禱，獲得見証，決定加入教會。討論會確在我們當中培養出一份友情，多年來維繫彼此在教會的見証和交誼。事實上，我們有時發覺直接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 □

有些慕道者聽完課程不願意隨即加入教會，但最後亦受洗了。

由我與內子負責教課程，因為我們已成為支聯會傳教士，不然，我們又要向全職傳教士求助了。

沒有一位朋友因我們的邀請或課程而動怒。祇有十分之一的人上過兩三課才退出。上完所有課程而不願意洗禮的，祇有四分一左右。其後對福音不表興趣的，從未有人埋怨我們邀請過他們，也沒有拒絕與我們來往。

有些慕道者聽完課程不肯隨即加

討論

個人或整家人讀後「與朋友分享福音」，可於研究福音時與家人討論以下問題：

1. 以小組方式向教會以外的朋友教福音，有何好處和弊處？
2. 邀請教會以外的朋友聽傳教士課程而遭拒絕時，本文教你用甚麼方法應付？
3. 如果你仍未邀教會以外的朋友聽傳教士課程，或曾遭朋友推却，你可定立甚麼計劃克服障礙？
4. 你可邀那位教會以外的朋友參加小組或個別家庭的傳教士課程？

羅娜的啓導人

希莎拉



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翰福音10：10）

担任婦女會探訪教師多年，有過許多靈性經驗，其中數年前所發生的一件事，至今仍令我滿懷欣慰。

我和同伴被指派探訪寡婦安得遜（名字虛構），她其中兩個孩子雖已長大成人，可惜思想遲鈍，祇能呆在家中。到這位寡婦家探訪數月，每次都頗愉快，也見過她的兒子。但她的女兒羅娜却從未出現過，聽說她非常羞怯，每逢見到或聽聞有人來，她總躲入房間。

有個星期六下午，婦女會研討會結束後，想到這個月總找不着要探訪的人在家，倒不如到安得遜家作每月一次的探訪。研討會有句話令我深受感動，其中一位講者說：「作探訪教導時，你是真正盡力為你的姊妹服務，抑或每月例行探訪後，急不及待在她們的名字上做個記號了事呢？」這句話有如當頭棒喝，探訪安得遜家庭已有數月，我們未真正盡過力去結識羅娜。我內心求神幫助我們今午能見到她，有機會與她傾談。

按了門鈴，安得遜姊妹出來應門，請我到客廳坐，隨即說要看看火爐所烘的東西，叫我不要見怪。我看見羅娜！她坐在搖椅，一條腿放在椅子上。

她看見我，起初很驚愕，當我問身問候她腳部的健康情況時，她就鎮定下來。

我感到聖靈靜靜地打動我，内心

掀起陣陣謙卑，欲把浮現腦海的話對羅娜說。「我盼望你能參加婦女會，我們所有人會很高興有你這位溫馴的人與我們在一起。」

「我很想來，」她回答，「可是我的腳腫了一大塊。已有很多個月我幾乎不能穿鞋子了。每當我要走路，就痛得非常厲害。」

我再細望她的腳。真的，腫了一大塊。現在我明白了，明白要是沒有很大的幫忙，她難以到教會或任何地方去。

這時，聖靈指示我：「她的腳有問題，也就是你的問題。你會怎樣做？」

「我應該帶她到醫生處嗎？」我思量着。聖靈催促我說：「應該，馬上去。」

「馬上？」我猶疑。

「對，」又是催促。

我說：「羅娜，你介意我幫你想辦法醫治你的腳嗎？我叔父是位醫生，他今天休息，而他就住在我家對面街。你會跟我一道到他家中，看看他可否幫你嗎？」

羅娜用信任的目光望着我片刻，「好的，」然後回答：「我要準備一會兒。你可以幫我嗎？」

我扶起她走入房間。房間裏面簡樸清雅，我很感動。曾有多少個歲月羅娜獨坐床上思索，感懷身世？我站在房門，望着她收拾，比以前更強烈的感受到聖靈的力量。我感到有若救主就站在我的身旁。

我熱淚盈眶。主確實察覺到這件

做在羅娜身上的事。即時，救主的生平和教訓變得如此簡淺。「牧養我的羊，」祂說。「彼此相愛。」（約翰福音13：34）

我問准羅娜的母親，她很高興我如此關心羅娜。她認為這個腫瘍是由於女兒十三歲時患過小兒痲痹症所致，這是個無法避免的後患。

我們到醫生處。對，羅娜的腳病是小兒痲痹症的後患，但可以治療。

我比以前更強烈的感受到聖靈的力量，感到有若救主就站在我的身旁。

他介紹我聯絡一位腳科醫生，他是教友，答允過幾天替羅娜診治。

這位專科醫生檢查過羅娜的腳後，走到候診室。「你是羅娜的姊妹嗎？」他問道。

「她稱我希姊妹。我是她福音中的姊妹。」我說。

他會意的淺笑，說：「她叫我跟她的姊妹談，那位姊妹就在等候室等她。」

「她需要立即動手術，」他繼續說。「手術完成，羅娜該可以廿五年來初次幾乎完全無事的走路了。」

「還有，希姊妹，若是金錢上有問題，我樂意不收手術費。」他又展露笑容，我知道他亦為聖靈所感動。

羅娜接受了手術，一切順利。第二天，我與探訪同伴到醫院探問她。羅娜容光煥發。她起床，在周圍行走，對這次恢復走動的轉機很激動。

她的腳痊癒得很快。不多久，拆除了所有繩帶，她可以隨處走動了。在這段時間，我們幾乎每星期到她家一次，視察她的進展。一天早上，我與她交談之時，聖靈指示我說：「如今她的腳已有好轉，可以行走無礙了。你要助她在生活中找些有意義的事去做。」

對於這個提示，我並不出奇，祇是有點太感動，我從未領會到主竟如此切望我們互相扶持，互相關懷。

我與羅娜母親談及羅娜的事，她感謝我的關懷，還請我幫忙。祈禱後，我跟探訪同伴以及丈夫商量我所得的靈感。於是，大家採取行動。

社區附近有所特別學校。我外子是心理學家，他建議找他一位朋友幫忙。這位朋友約定一個時間在學校跟我與羅娜見面。

下午，我去接羅娜，她母親特別給她買了新衣裳。衣裳雖樸素，羅娜穿起來却很好看。她不免緊張，對她來說，這是個特別的日子，這日子展開她新的人生旅程。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應付學校的環境，但她全心全意要得到成功。

學校的主管禮待羅娜，陪伴羅娜在學校周圍參觀，介紹學校的半工讀計劃：一部份時間上課，其餘時間做工。羅娜真正可以賺錢了！這正是數月以前她一直夢寐難求的事！

我們坐在寫字桌旁填寫入學表格，學校的董事說：「希太太，我們很高興羅娜就讀我們的學校。我可否把你的姓名地址填入表格，以便經常向你報告她的進度？不過，我不知在表

格上如何稱呼你——朋友？贊助人？啓導人？對，我會稱你啓導人。羅娜的啓導人。你贊成嗎？」

我感激得流下淚來：「稱啓導人好了。」 □

反批評爲相信

戴令約瑟

我第一次與末世聖徒接觸是在北愛爾蘭的貝爾發斯特。在一個星期六晚上的舞會中我遇見一個女子。第二晚，星期日，我們有一個約會，也就是我第一次參加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的聚會。因爲我在宗教家庭中長大，及有參與兩個基督教團體的活動，我對末世聖徒沒有多大的感覺。

相反的，在城裏的街頭展覽中，我無敵意地留難傳教士。我與他們爭論有關斯密約瑟是否一位先知的真實性。也許因爲我對那位女子發生了興趣，我不斷的參加末世聖徒教會的聚會和社交活動。但我繼續固執地反對斯密約瑟有神聖權柄的說法。

事情發生了！有一個晚上的聖餐聚會，一個剛在那個早上才開始傳道工作的年輕傳教士被邀請作見証。他有點頭髮蓬鬆，及有旅行後的倦意，說話帶有外國口音。當他站起來做見証時，我認爲教會沒有可能指派他作爲代表大使。

簡單和謙卑地他講出「斯密約瑟的故事」。當眼淚滾下他的臉時，我毫不懷疑的相信他，而我的眼淚也滾了下來。不久我便在貝爾發斯特湖之哈蓮斯灣接受了洗禮。 □

喜出望外

龍格萊蒂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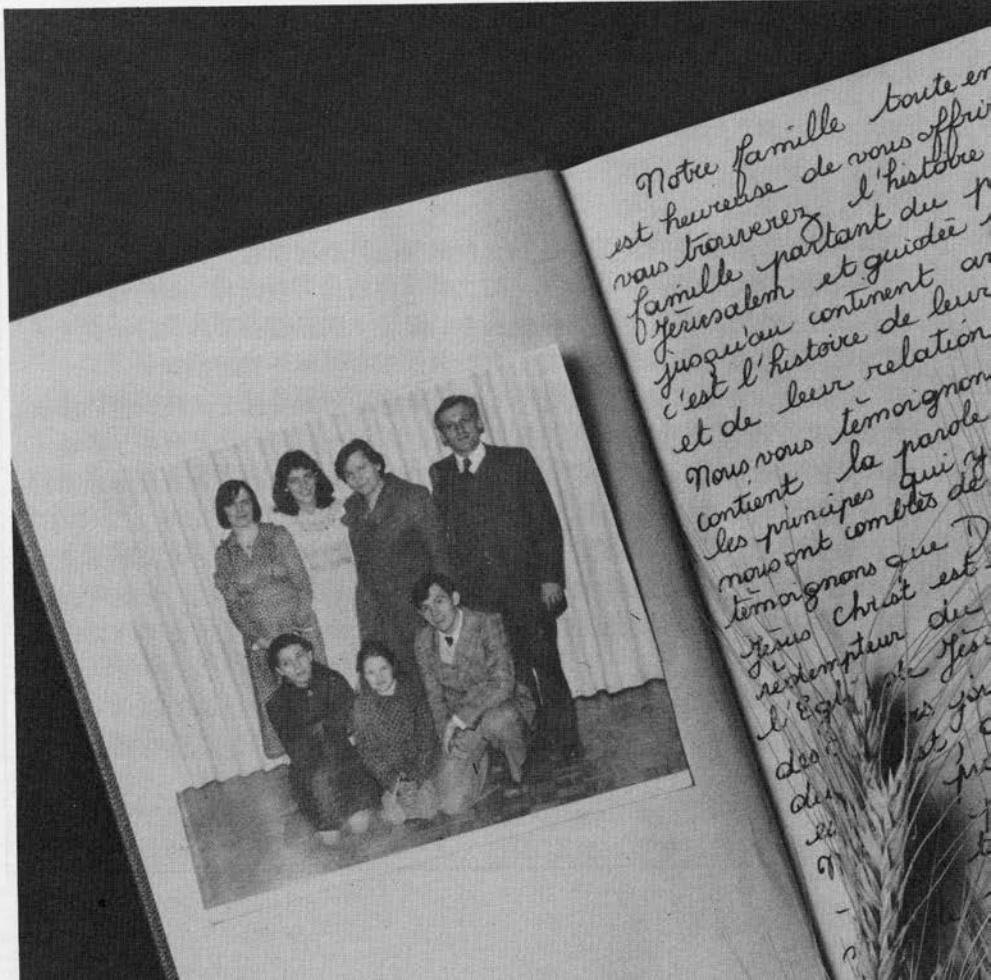
自

從一九六五年離開法國，我私下不認識任何去法國傳道的傳教士。直至一九七八年冬寧瑪利安姊妹從我們的支會召喚到巴黎傳道。我寫信鼓勵她，而她用名信片告訴我傳道的進展。

跟着的夏天我吃驚的收到她的信裏有一張我與初級同伴在一九六四年

攝於凡賽爾的照片。她從那兒得到這照片？

信裏說：「親愛的格萊蒂絲：上星期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們去到狄士麻家中閒談及取些他們預備好的摩門經。當他們知道我自小就是教友後，狄士麻姊妹在前房站在椅上拿下這張照片。她指向右邊的傳教士問



我認識她嗎。我看了一會兒說：『我不大清楚，但好像是我在猶他州普羅浮支會的龍姊妹。』全家人都很興奮覺得我認出了這傳教士。狄士麻姊妹的眼中有淚水。她說因為這姊妹的見証她才加入教會。她已問了無數的傳教士，看他們能否認出和找到她。」

冬寧姊妹繼續向我形容這個家庭

。父親是現任支會主教團的第二副主教，在妻子洗禮後的數月加入教會的。全家七個人非常之活躍並幫助傳教士。

我很迷惑，這活躍的法國家庭是誰呢？為甚麼這母親會認為她的歸信是我的功勞？他們不是在我記憶中在法國教過或看見洗禮的人。抱着些微的希望我查閱每晚臨睡前都寫下一兩句的小日記。終於在一九六四年夏的紀錄中有提及到狄士麻。

「七月八日，回去探訪在大進的狄士麻太太，有一個很好的第一課。」

「七月九日，教導了狄士麻先生頭四點——一個有挑戰性的人。」

這紀錄激起我的記憶。我記不起他們的樣子，但隱約記得那房子。我的新同伴不懂得法文，而獨自教導是非常具挑戰性。我祇教了課程中十二點的其中四點，而狄士麻先生又詰難我每說的一句話。我記得回家時向失望的同伴解釋不是每一個請我們回去的人都準備好接受信息。

「七月廿一日，拍了六小時的門。會見狄士麻家庭，她溫和及相信。他非常之固執。」

「七月廿六日，在美國分會有傳教士節目。探訪不積極家庭……及狄士麻家庭。」

「七月廿九日。與狄士麻家庭的第二課。我們準備放棄他們。」

通常傳教士教導一個人接受福音的家庭會遇到其他的人阻撓



，所以我們唯有放棄，繼續去教導預備好接受洗禮挑戰的人。而狄士麻家庭便是如此。

但現在數年份，在郵寄中收到一個錄音帶講及狄士麻家庭的歸信。

一九六四年，最後一次探訪狄士麻太太後的一個月，狄士麻太太在星期日替家人擦鞋時與丈夫談及福音。他由頭到尾都絕對反對摩門經，她沉思着：「我不知道，但可能有一天我們會找出這本書是真實的。」在那時，她突然聽到我的聲音向她見証摩門經的真實性。起初她害怕，但很快就被寧靜和歡樂替代了。在跟着的數星期中，她常想起這經驗，並感到聖靈的見証。

很多年過去了；這家庭遷到凡賽爾另一個區域的公寓裏。一九七零年——與他們接觸後六年——兩位長老敲他們的門。狄士麻太太第一件告訴他們的是多年前女傳教士探訪過他們，並講及她所有的靈性經驗。長老們解釋這是聖靈的見証。她說她知道那是真實的，她希望加入教會，不過她的洗禮有待丈夫的心有所改變。

一天，他們的女兒患有盲腸炎。狄士麻先生從公司直接去了醫院。奇怪他的妻子不是在女兒的身邊，他走回家看見她與兩個傳教士談話。他非常之忿怒，罵妻子應首先關心女兒的事，然後才關心宗教。他把一個長老的聖經撕破，並逐走他們。最後他把太太拉到醫院看女兒。

第二天，狄士麻太太嚴懲他說：「你要知道那些傳教士不是富翁，他

們用自己的經費來的，你至少要賠償一本聖經給他們。」於是狄士麻先生去到傳教士的住址，還了書，並告訴他們再也不想見到他們。

但過了幾個月，他的心軟了。他讓妻子再閱讀經文，她與三個大的孩子在一九七一年接受了洗禮。他開始參加教會聚會；改變一些壞習慣，終於在一九七二年跟隨着家人走下洗禮水中，他後來找回撕破了他的聖經的那位長老。那位傳教士已傳道完畢，回家了；他有幾個洗禮及一本破聖經作為紀念品；也歡喜流涕地收到一個特別的消息。

狄士麻兄弟結束時說他希望有辦法告訴所有的傳教士他們的工作是重要的，不要灰心。他說他們找到一個有我照片的教友，他們把我的照片掛在廳內，並向每個到凡賽爾的傳教士查詢有關我的消息。

狄士麻兄弟向我保証他們家庭會常常記得我，因為我播下了福音的種籽，但當時他的「土壤」不大肥沃，所以生長和收成都很遲。每個家人輪着說話。感謝我及祈求主祝福我。

聽完錄音帶後，我深深的被那些說話所感動。打開連同錄音帶一起寄來的法文摩門經，內有他們家庭的照片及寫下的見証——一個他們與很多國民分享見証的方法。

我喜極而泣，我的傳道工作走了整整一個圈，是由我對摩門經的見証開始，但沒有人知道會在那兒停止。確實的，有多少人知道我們的行為會影響到其他人的生活。 □

如獲甘露

彼得生珍納

我們第五名孩子出世三星期後，外子就被召喚在新劃分的支會當主教。支聯會會長跟我們面談，對我們這個經驗不足的家庭表示關心；可是，他力言雷利已蒙主委派這職位。既感到聖靈的確証，我本身的憂慮亦減少了。

在接着的數星期，由於初嚮主教家庭生活的滋味，加上兒子傑佛利誕生不久，所以既興奮，又忙個不停。新為人母及主教妻的興緻漸減，我發覺自己開始身心疲乏，不能應付自如。

就在此時，甘嘉美琳姊妹幫助了我。那年，甘姊妹應邀到楊百翰大學支聯會婦女會演講，我的嫂嫂是支聯



會婦女會會長，於是邀請我和家姑出席該聚會。甘姊妹的講題主要是支聯會教友向她所提出的問題。問題很多，其中有：「當你情感受創傷，應如何有效地解決問題？應如何以積極的態度來防止消極的反應？」她由衷的回答：「我幾乎學到閉口不提。」

這個回答使我心服誠悅。我知道

我所傾聽的這個人，她曾經歷我的處境，了解到當丈夫奔波忙碌，而大部份活動又沒有妻子份兒，做妻子的難免有時陷入寂寞和受冷落的苦惱中。

甘姊妹談及如何克服那種種感受——那種種我正奮力克服的同樣感受。她描述她學習去做自己份內的事，終而曉得她需要熱衷教會工作，欣然

接受現實。她說：「教會中至苛求的工作莫如是擔任主教。」她表示至同情主教的妻子，尤其是有幼孩的。

會後，嫂嫂護送這位親愛的女士到汽車時，把我和家姑介紹給甘姊妹認識。會衆差不多已散去，我們面對面的站着。我告訴甘姊妹，我衷心欣賞她解答盡本份的問題，她給了我莫大的幫助。我解釋我丈夫兩月前當了主教，我有五個孩子，年齡由三個月至十歲。

此時，甘姊妹把我拉到懷中，摟抱我。我感受到她的靈性，感受到她深厚的愛，知道我所親近的正是人間中的天國人物。分手時，她轉回來對我說：「別忘記，你跟他一樣重要。」

晚上，我重新振作的回到家。星期日看來不再那樣漫長寂寞，身為主教妻的職責看來不致那樣可怕，我有幸所嫁的這個好男子蒙主選派為主教。我的身份不再模糊不清，而是一再清晰明確的呈現我腦海中。 □

關鍵在於愛

羅賓遜珍

我的丈夫豪德有良好的末世聖徒傳統。他的父母出身自虔誠的先驅家庭，祖父母均於一八七九至八〇年間奉派協助礦採隊開掘一條通往猶他州東南部聖祖安河的郊野地區。

一九二七年，豪德的父親舉家從位於猶他州西南部的柏拉各遷居科羅拉多西部高原地區。這個新居宜於繼續經營牧羊場，可是一帶沒有市鎮，



沒有末世聖徒支會。

豪德，兩兄弟自小便學習幹活。他們的生活方式就是不停工作，學習在艱苦、寒冷、偏僻的環境生活，遠離家庭，遠離教會；雖培養出自力更生的性格，却沒有福音見証。這兩個男青年極為獨立，認為毋必要信仰宗教。

一九三八年，我與豪德認識，當時大家都是十六歲。他是那種「所謂摩門教友」。四年後，我們結為夫婦。過了六年，有了三名嬰孩，我接受傳教士採訪，成為「所謂摩門教友」。然而，我和豪德在這方面却有分別。數年來我一直尋求真實的福音，找着時，我全心全意的接受。我決心用福音來養育我的家庭，用福音教養兒女，滿懷熱情的勸我娘家及丈夫歸信。

可是我的娘家拒絕我，這是我有生以來最難受的考驗。自從我們地區建了一間小分會後，丈夫變得冷漠，甚至怨恨。我很高興能在兒童會及主日學工作，帶同五名兒女出席。每當我去教會，豪德就憤恨，忿然告訴我，我這樣做令他反感。我感到被出賣，感到惶恐。要培養家庭和諧，我該怎樣辦？

有一天，我來到乾草場，內心非常混亂和孤寂。我淚流滿面的跪在乾草堆附近，向天父熱烈的傾吐苦惱抑鬱。苦候良久，答案強而有力的闖入心中：愛他！

這並非我所期待的答覆。我想：「我已愛他；我已盡了一切所能。」在歸途上，我竭力將這個忠勸置之腦

後，可是無法做到。

晚上我再次禱告：「如何呢，天父，我如何向他表達愛？」另一個答覆終於出現：「切勿批評他，尊重他，讚許他，與他溝通，向他作見証！」

驟然，我發覺自己過往做錯了。我批評，我怨恨。我沒有充分稱讚他。除了發怒，我從未向他講出我真正的感受。我從未向他講出救主對我有多大的意義，未講出我對福音的觀感。

如今，我知道我需要改變自己，我沒有選擇的餘地，聖靈每日催促我。幾日後，我終能初次向他作見証。他願意聽，我感到鼓舞。我請求孩子幫助，大家一起禁食祈禱。我又向支會聖職領袖求助，他們支持我。

在神的幫助下，我逐漸看到改變。在我和孩子所進行的計劃中，有幾項他也願意出席。偶爾，他也出席教會。四個兒女在聖殿結婚時，我們都不能進入聖殿觀禮。老五宣佈訂婚時，建議我們用一年時間準備跟他一起入聖殿。

豪德懷疑我們是否能做得到，畢竟，我們定立了目標。結婚三十五年，我們入聖殿了！所有五個兒女帶同配偶跟我們一起前往普羅伏聖殿印証為一個永恒家庭。這是多奇妙，靈性，快樂的一天！

自此，豪德擔任過童子軍教練，長老定額組會長，副主教，家庭教導教師，目前是大祭司定額組的小組領袖。凡認識他的，無不敬愛他。對多年前的熱烈禱告答覆——愛他！，我感激不已。□

真理反映

范士維泰達

很 多年了，爸爸不肯承認神的存在，但他喜愛神的手工，大自然奇景。

每個夏天我們一家人都有一個旅行。不是在岸邊或山上現代化的渡假勝地，而是去到一些未經開發的地方，自然統治至高無上。有時我們到山上遠足，用品放在背囊裏。另一些夏天，我們會用一只駝馬跟着已走過的路去。還有其他時候，我們用類似先驅者用的有蓬馬車盡量離開文明。



當想起這些愉快的旅行時，我最記得一個在華盛頓普吉灣的旅行。

一艘九公呎長的印第安人戰舟。手工精細，船頭有一個很高的動物。這便是那個夏天我們的家庭旅行方式。我們生活真像原始人類，皮膚黝黑，結實如橡皮，也很開心。

在這歡愉的旅程的末期，我們把舟拉到沙灘上，懶洋洋的在全休息的狀態下臥在沙上過日子。突然有一靈感要我們繼續旅程，這是一致的感覺。所以雖然是晚了，但我們都上了舟。在甲板上鋪了毡子，給要睡覺的，並將舟推向岸的另一邊。

戰舟很大，爸爸已準備好槳。我們每人用一支槳，就好像古時的船役囚犯。我們滿足地搖着，沒有理會正確的目的地在何方，突然我們坐起來及考慮這點。陸地好像很快的離開我們，我們走進了一個流到大海的激流裏。曾經是船長及在汽船中工作的爸爸知道這並非是好現象，一個很大的風暴正要來臨！

他叫媽媽和兩個孩子坐在舟底作平衡，然後說：「你們四個（指我的哥哥，兩個姊姊，和我）搖船，但不要用盡力，因為在未離開這個危險關頭之前，我們需要很多力氣。」

不久風暴到了；浪打得越來越高，遠處的山——目的地——變成朦朧不清，也因黑夜來臨而發紫。我的爸爸是熟練的水手，他在大白頭浪之間指揮航行，祇要有一個浪打反舟，我們便完了。

我們一直不斷的搖，黑夜來臨，我們很少說話。風吹到我們頭髮蓬鬆，帶有鹽份的浪花直打向我們的臉。我們小心地搖槳，恐怕一個浪吞了槳，連我們也拋下海。

搖呀搖的，我們的手很累。但不敢停，我的手麻痹了，雙手變成機器將槳前後搖動。

在風聲中有爸爸的聲音問：「一切無恙吧？」

回答是：「無恙。」我們整夜都在俯伏搖槳盡量避開風浪。

很久之後才能從風和浪的咆哮聲中聽到浪打向石的撞擊聲，前面隱現着要搖去漆黑的懸崖。浪打向石的聲音成爲我們的領航者。如轉向粗野喧囂，在岸邊的大浪，舟一定傾覆，所以我們不能轉向內，要盡快的前進避過滾過來的巨浪。但我們目的在那兒？雖然現在已習慣了黑夜航行，大約知道情形，但不是肯定。

我清楚地記得爸爸的說話：「如果今次失敗了，請原諒我。有萬分之一的機會可以再見到日出，這萬分一就是我現在要找着的，預備好沒有？」

回答說：「預備好了。」

我們直向着像惡兆的懸崖搖去。我沒有再向前看，祇是努力的搖，不久舟很快的轉了。

「收槳！」爸爸大叫。

我們很快的收起槳，可以感覺到有沙輕輕的擦過，舟就擋了淺。風在我們頭上很高處吹着樹，但沒有吹到我們，然而我們的耳朵嗡嗡作聲。

我們祇感覺到舟被漣漪打得一起一落，好一會兒沒有人說話，然後好像怕沒有人能聽到他似的，爸爸說：「真的有神。」

我們留在舟裏直至黎明。我因體力過度透支而睡着了，但爸媽整夜看守着。潮水可能會退而留下我們在危險的形勢裏。

當我再張開眼睛時，看見舟擋在一個比舟大些小而又十分平靜小灣的沙上。有一幅石牆差不多全環繞着我們，祇有一處夠舟穿過的口。如果爸爸的眼不是那麼鋒利，他的功夫不是那麼到家，我們沒有一個能生存講出這個故事，在那岸邊的附近數公哩沒有一處不被破壞。

在漣漪中的舟裏渡過風暴，在黑夜裏去到唯一可以避風而又剛好圍着舟的地方，確是一件不能歸功任何人或物的事，唯有藉着天父的照顧。

這經驗開始了我們家庭尋找耶穌基督真實的教會。結果我的媽媽，姊姊，和我成爲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的教友。爸爸也想信斯密約瑟是一位先知，但他在生時沒有接受洗禮。

很多時我以虔敬和畏懼的心來回想在普吉灣的暴風夜。就是在那黑夜的起泡沫，洶湧的海中，求助無門時，爸爸明白到神統治宇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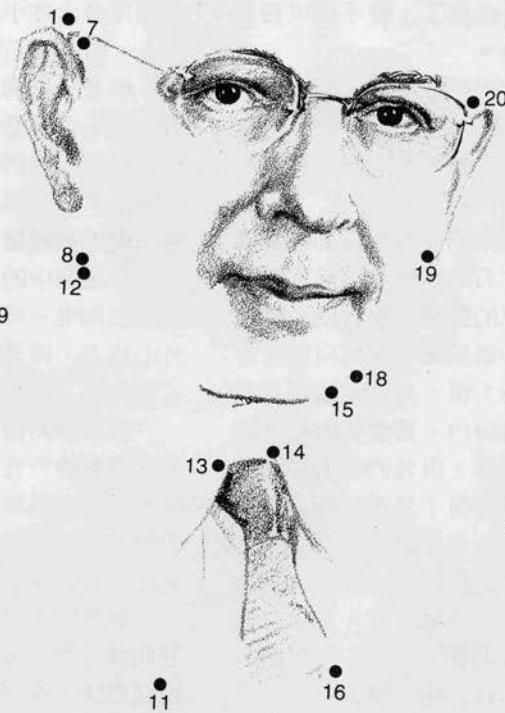
斯密斐亭約瑟 (1876-1972)

包能候活



· 約瑟是活在世上的最長壽的人之一，活到一百零六歲。他出生於一八七六年，死於一九七二年。他的壽命比他的兒子還長，他的兒子在一百零五歲時就已經過世了。

· 他的兒子在一百零五歲時就已經過世了。



「起來吧，斐亭約瑟。」他的母親輕聲和溫柔的搖着他的肩，孩子便很快的起床，在黑暗中穿上衣服。他知道一定是有婦女要誕生嬰兒，需要他母親的幫助。斐亭約瑟身為最長的孩子，常駕駛馬車送媽媽到病人那處。在一次回憶中他說：「我記得午夜起來，拿着油燈走到漆黑的穀倉，很快的將馬拉到輕便馬車，我會駕馬車到準媽媽的家中，媽媽便替她接生，及幫助新生嬰兒。我便坐在馬車上等候。我真不明為甚麼嬰兒總是在午夜出生。」

年青的約瑟不但用馬車送媽媽及當父親不在時，在泰來維爾的家庭農場中工作，他還要照顧十二個弟妹。他要換尿布，烤麵包和肉批，也要做棉被。斐亭約瑟喜歡讀書，他時常看書，特別是經文，十二歲時他已讀完了摩門經。

在英國傳道前，斐亭約瑟在ZCMI百貨公司工作，免費做父親的秘書，也結了婚。一九零一年傳道回家後，他便在家歷史紀錄部門工作，在鹽湖支聯會作九年家庭傳教士，做了男

青年協進會總會會長達十六年。一九零六年他成為教會歷史紀錄助理。跟着的第二年他在家譜學會工作，後來更成為學會的秘書和主管三十年，一九二一年三月他成為教會歷史紀錄員達四十九年。

三十三歲的斐亭約瑟被支持為十二使徒議會成員。

這一切的活動已能使斐亭約瑟忙碌。但他仍然有時間在一九四五年至四九年期間做鹽湖城聖殿會長，並發行了二十五本書和無數的文章澄清教會的教義。他喜歡音樂並寫了幾首詩歌。在六十歲時他仍玩手球運動。

在四位總會會長之下做了六十年使徒後，斐亭約瑟在九十三歲時被召喚成為教會第十任總會會長。雖然他祇任了兩年半的會長，但在他的領導下，推行了很多重要的計劃。

自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斯密斐亭約瑟的逝世後，教會失去了一個偉大的傳教士、作家、歷史學家、神學家、及家譜學家。他的生命起自先驅時代，直至太空時代。 □



與朋友談



「貝利長老，如果你要與世界各地的兒童說句話，你會說些甚麼？」我問。

「我會告訴他們要盡量學習救主的生平，盡量接近祂。按照主的方式

生活是唯一可以找到歡欣快樂的方法。如果他們背祂而行，常有懲罰的可能，他們決定的結果是悲傷和痛心。

「兒童應在早年培養一個保存所學的方法——一個存卷的方法。我的



夫，我們會記得一半至五分三。如果一個兒童在八歲開始，想想他或她因在年幼時便開始學習經文而收集的大量資料。」

然後談話轉到貝利長老的父母及他的童年：他說：「我在教會中長大，我的父親在我六個月大時便是支會

方法簡單到連八歲的孩子也懂得怎樣利用。當我讀經文時，當看到一段特別重要的經文時，我會劃記並找出主題。如果經文是有關信心的，我便在橫邊寫上信心二字。

「我以為我們用太多時間祇看經文，不記憶。通常看完後，我們祇能記得十分之一。但如果我們有下些功



主教，六歲時，支會建造一個會堂，父親會帶我們去一同工作，我記得第一份工作是從板上拔出釘然後弄直它以便再使用。

「父親來自一個大家庭，有一個

農舍在愛達荷州，有些少錢。他十四歲時，請求祖父給他進學校讀書，他的父親給他五元及一張單程車票去鹽湖城，然後他便要照顧自己的起居。他找到一份工作，替斯密F. 約瑟看牛

，並在蜂巢屋（教會總會會長的屋）像自己人一樣住了三年半。父親進了末世聖徒中學，然後進入猶他州大學，畢業時，他還代表畢業班作告別演說。之後，接受了一間在愛達荷州歷士堡的學校校長職位。我的媽媽是該校的教師，他們便在那兒相遇，跟着結婚了。爸爸離開學校去讀法律，最

後成為律師。

「父親是一位非常激烈的人，但他知道怎樣去輕鬆。星期六是家庭日——釣魚，遠足，或在羅干峽谷上打球。自小我和他喜歡一起擲馬蹄鐵。

「媽媽很能幹，她比任何人更有精力。她是第一個起床也是最後一個上床的——整天不停的工作。她把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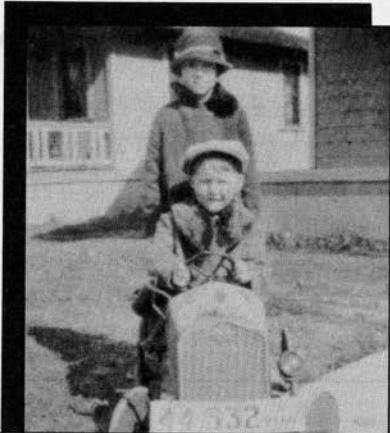
庭放在第一位，很支持我爸爸。他做了主教十八年跟着成為支聯會會長團二十年。

「年幼時我有很多偉大的教師，我記得鍾姊妹，她是兒童會會長，並且十分溫柔！

「但我最記得的一位教師是龔姊妹。她很了不起。我非常記得她願意

與開路隊一起去遠足。她計劃了一個尋寶遊戲，但不是普通的那種。每一個寶藏都與課程某一部份有關連，每當找到一部份時，便教導我們課程的另一部份。也有一個不俗的酬賞——遊戲後有東西吃，我真不相信她所用的創作性方法使男孩們保持興趣。

「鍾姊妹不斷的分給人。最近我



【第六輯：社會篇】

接到她兒子的一個電話，他說要將一件鍾姊妹剛為我做好的禮物送來。他帶了一張美麗的棉被，是用很多心機心血所縫好一個美麗的圖案。她已有九十一歲，想起她的仁心仁愛，我忍不住為這偉大的教師流下眼淚。」

我們以貝利長老自己的家庭這一個題目來結束我們的面談：「我有兩

個孩子居住在鹽湖城，也有兩個住在美國東部。我們居住在附近的每個月都有一次集體的家人家庭晚會。最快樂的活動是打理一個我們在空地上種的園圃，我們稱之為貝利家庭福利農場。兩個孩子在園子裏都有工作做。我們種植、灌溉、收成、和快樂地一同共處！希望這是教導他們主還原補

充的定律——如果勤力，祂會賜予我們很多，每一顆種籽都有千萬倍的收穫。」

「你有沒有最後要說有關孩子的說話？」

「兒童很尊敬，留心及可以跟隨領袖的。他們有衝勁，也很想去學習，兒童是美好的！」

娜卿免強飲下酸牛奶加蔗汁。她興奮得不能吃喝，因為今天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上學。

娜卿快將十一歲了，在她記憶所及，她一直希望上學去。但在巴勒斯坦的小村莊裏不多見女孩子去上學。娜卿喜歡去郵局看阿里這書法家為不識字的村民寫信。她也聽他讀寄信者收到的回信。

阿里首先問寄信者：「寄給誰？」及「寄去那一個村或城？」然後他拿起竹筆，小心查看筆頭，一邊聽寄信者要在信中所說的事情，一邊浸筆八大墨汁瓶裏，便開始在紙上揮寫。

娜卿目不轉睛的看阿里書寫美麗的文字。她喜歡聽筆在寫字時發出的擦擦之聲，也愛嗅墨汁及聽村民嗚嗚之聲。娜卿最愛的就是希望知道寫字的奧秘及讀奇形怪狀的字……而今天她可以開始了。

她默想：「我很快就好像阿里。」

她的哥哥巴閱聽到她，微笑着，在爸爸未要他回田中幫助前，他也上過學一段短時間。「上學不容易啊。」他警告地說。但他樂意幫助妹妹準備石板及竹筆。

不久娜卿拿着石板和尖的竹筆上學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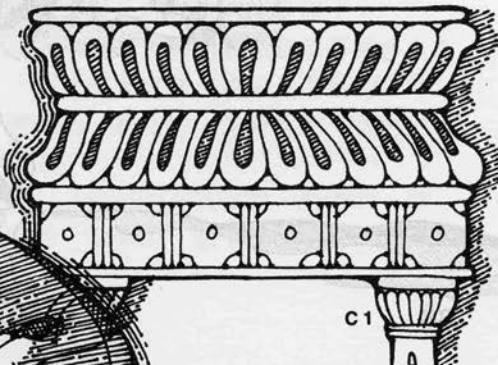
「古德夏佛士（願神保祐你）。」媽媽說。娜卿直走到去大榕樹的路上。榕樹陰就是學生學習的地方。小村莊沒有學校建築物，祇有晴天才能上學，雨天學生便要回家避雨。

娜卿閒蕩回家，祇想知道需要坐在榕樹下多少天才能學識所有阿里所懂得的。她的腦旋轉想着很長很長的日子來臨。她自言自語地說：「或者我希望能做到寫讀這重要和艱巨的工作是愚蠢的。」她沉思也許媽媽需要我在家。也許上學是浪費時間。

媽媽坐在園庭裏的爐邊做晚餐用的麵包。她微笑跟娜卿打招呼。「學

寶藏

歐聲唐



校怎樣？」她問。

娜卿聳聳肩進了廳放好石板和筆。

娜卿再出庭園時，媽媽望着她問：「學校怎樣？」

「媽，我不能做阿里做的。我永遠都不能寫出阿里在信裏寫的任何一個有意義的字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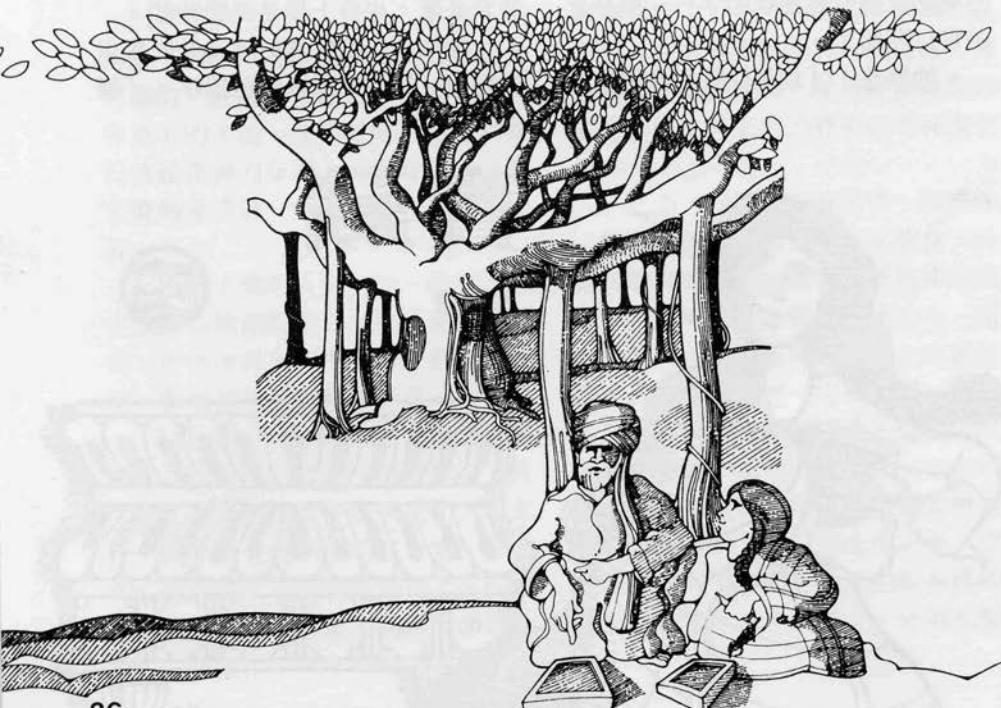
媽媽停了工作，望着女兒的眼好一會兒，靜靜的說：「娜卿女兒，女人一生的任務很容易的在一下子或一小時或一天裏學到，我好像你這樣大時，我祇懂得做這些工作，女子不能入學。但你……你，女兒，有機會學字和字的奧秘。但這些寶貴的秘密非一朝一夕可以學識的。」

娜卿的眼睛垂下，媽媽是對的。

娜卿想在第一天上學便學懂所有的事是一大錯誤。她離開媽媽，蹦蹦跳跳的跑到村中。她心情輕鬆，自己哼着說：「我可以。我知道我可以。」

她看村中男孩排隊玩捉迷藏。從她站的位置她看見媽媽頭上頂着一個大水壺，與其他村中婦女婀娜多姿的往井邊去。

忽然她充滿希望和感謝。她明天會繼續上學，很多個明天也會如此。但她不是獨自一人去。她會每天與昔日年青的母親一同去。娜卿會好好學習以便教導母親她所學到的每一件事情。每個家人都會有一個人在身邊去讀和寫出世上珍貴的字。 □



本地專欄

最近被召喚之聖殿會長



最近，總會會長團宣佈召喚剛從香港回到鹽湖城的韓馬里安長

小松義雄長老，總會七十員第一定額組成員，最近被召喚為日本東京聖殿會長。

現年五十九歲，於一九七六年成為總會當局人員，曾任傳道部會長及地區代表。

小松姊妹同時被召喚為聖殿女職總管，在此之前，她亦曾任兒童會會長及總會婦女會副會長。

小松義雄會長夫婦共有兒女四名□



老為鹽湖城聖殿會長，而韓姊妹則為聖殿女職總管。

韓馬里安長老，現年六十歲，擔任總會職員差不多廿九年。在過去兩年中曾任東南亞及菲律賓地區行政主管；更負責教會教育計劃及以人道立場協助一些戰爭難民在泰國和菲律賓建立難民營。

在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〇年，韓馬里安長老成為新組成之總會七十員第一定額組會長團成員，以協助總會十二使徒。

韓馬里安會長夫婦，於一九四九年在夏威夷聖殿結婚，現有四女一子□



「拉曼人的世代」表演片段

基爾之歌——印第安基爾族之傳統歌曲



印第安化裝舞——表演者李菲臘



本年五月十四及十五日，楊百翰大學「拉曼人的世代」舞蹈團，應香港市政局之邀請，在香港大會堂演出三場，以紀念大會堂成立二十週年。

「拉曼人的世代」舞蹈團之成員均就讀於楊百翰大學，並選自隸屬於七十個不同部落的四百多名印第安人

。其表演項目包括迷人而浪漫的南太平洋情調，以及充滿活力的墨西哥與南美洲風格，共冶一爐，並透過所演出的歌舞來表達他們祖先的傳統和當代的文化。

該團在到香港表演之前，均先後在夏威夷、台灣及菲律賓演出。在香港表演時，吸引了無數教友搶着購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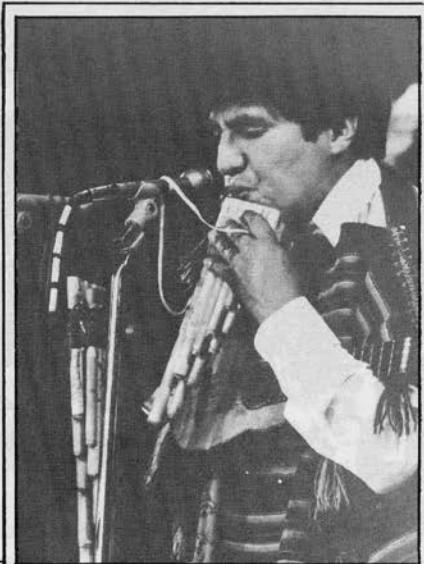
雄糾糾的大砍刀舞

「拉馬雷夫」——令人陶醉的南美音樂

，也吸引了一些非教友前來欣賞。

是次之演出，大獲好評，很多參觀者均被該團之表演項目所感動。一位非教友說：「憑着他們的笑容，足以證明這是一羣快樂的人，藉着他們的表演，不單止帶給我們歡笑，最重要的是我們也能分享他們的愛及彼此溝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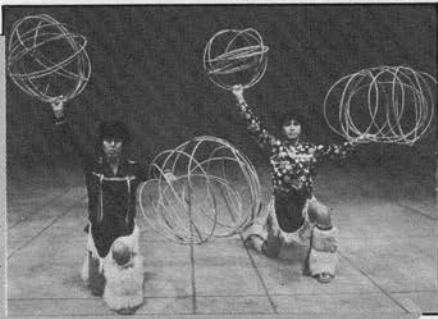


墨西哥帽子舞

姿態優美的大溪地舞



變化多端之印第安圈舞



「拉曼人的世代」全體團員





齊來享受夏威夷情調



攝影：Mark A. Philbrick.
BYU Provo, Utah.

GO MY SON

Bassoon-Fagottstimme

A musical score page featuring five staves of music. The first staff is for the Oboe, indicated by the text "Oboe" above the staff. The second staff is for the Piano. The third staff is for the Bassoon. The fourth staff is for the Double Bass. The fifth staff is for the Trombone. Measure 6 starts with a piano dynamic. Measure 7 begins with a forte dynamic. Measure 8 shows a melodic line in the Oboe staff. Measure 9 continues the melodic line in the Oboe. Measure 10 concludes the section with a dynamic instruction "Decrescendo and fade".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